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子
部
·
吕氏
春秋

(四)
李 雯瑶主编

目摇摇录

恃君览	员
恃摇君	员
长摇利	远
知摇分	员
召摇类	缘
达摇郁	员
行摇论	缘
骄摇恣	猿
观摇表	猿
开春论	猿
开摇春	猿
察摇贤	源
期摇贤	源
审摇为	源
爱摇类	缘
贵摇卒	缘
慎行论	缘
慎摇行	缘
无摇义	源
疑摇似	源
壹摇行	苑
求摇人	苑

察摇传	苑
贵直论	愿
贵摇直	愿
直摇谏	缘
知摇化	愿
过摇理	怨
壅摇塞	源
原摇乱	愿
不苟论	员
不摇苟	员
赞摇能	缘
自摇知	愿
当摇赏	员
博摇志	源
贵摇当	愿
似顺论	员
似摇顺	员
别摇类	缘
有摇度	愿
分摇职	员
处摇方	员
慎摇小	员
士容论	猿
士摇容	猿
务摇大	苑
上摇农	缘

任摇地.....	员缘
辩摇土.....	员苑
审摇时.....	员园

恃君览

恃摇君

一曰：

凡人之性，爪牙不足以自守卫，肌肤不足以扞寒暑，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，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。然且犹裁万物，制禽兽，服狡虫，寒暑燥湿弗能害，不唯先有其备，而以群聚邪！群之可聚也，相与利之也。利之出于群也，君道立也。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，而人备可完矣。

昔太古尝无君矣，其民聚生群处，知母不知父，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，无上下长幼之道，无进退揖让之礼，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，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。此无君之患。故君臣之义，不可不明也。

自上世以来，天下亡国多矣，而君道不废者，天下（之利）[利之]也。故废其非君，而立其行君道者。君道何如？利而物利章。

（非）[北]滨之东，夷秽之乡，大解陵鱼其鹿野摇山扬岛大人之居，多无君。扬、汉之南，百越之际，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，缚娄阳禺驩兜之国，多无君。氏羌呼唐离水之西，燹人野人篇笮之川，舟人送龙突人之乡，多无君。雁门之北，鹰隼所鸇须窥之国，饕餮穷奇之地，叔逆之所，僇耳之居，多无君。此四方之无君者也。其民麋鹿禽兽，少者使长，长者畏壮，有力者贤，暴傲者尊，日夜相残，无时休息，以尽其类。圣人深见此患也，故为天下长虑，莫如置天子也；为一国长虑，莫如置君也。置君非以阿君也，置天子

非以阿天子也，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。德衰世乱，然后天子利天下，国君利国，官长利官，此国所以递兴递废也，乱难之所以时作也。故忠臣廉士，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，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。

豫让欲杀赵襄子，灭须去眉，自刑以变其容，为乞人而往乞于其妻之所。其妻曰：“状貌无似吾夫者，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？”又吞炭以变其音。其友谓之曰：“子之所道甚难而无功。谓子有志则然矣，谓子智则不然。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，襄子必近子。子得近而行所欲，此甚易而功必成。”豫让笑而应之曰：“是先知报后知也，为故君贼新君矣，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，失吾所为为之矣。凡吾所为为此者，所以明君臣之义也，非从易也。”

柱厉叔事莒敖公，自以为不知，而去居于海上。夏日则食菱芡，冬日则食橡栗。莒敖公有难，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，其友曰：“子自以为不知故去，今又往死之，是知与不知无异别也。”柱厉叔曰：“不然。自以为不知故去。今死而弗往死，是果知我也。吾将死之，以丑后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，所以激君人者之行，而厉人主之节也。行激节厉，忠臣幸于得察，忠臣察则君道固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第一是：

就人的本能来说，爪牙不足以保卫自己，肌肤不足以抵御寒暑，筋骨不足以使人趋利避害，勇敢不足以击退凶猛强悍之物。然而人还是能够主宰万物，制服毒虫猛兽，使寒暑燥湿不能为害，这不正是因为事先有准备，并且能结成群体吗！人们可以结成群体，是因为彼此都能使对方得利。人们

在群聚中能相互得利，君主的原则就确定了。所以，君主的原则确定了，那么利益就会从群聚中产生出来，而人事方面的准备就可以齐全了。

从前，远古时期曾经没有君主，那时人民过着群居的生活，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，没有父母兄弟夫妻男女的区别，没有上下长幼的准则，没有进退揖让的礼节，没有衣服鞋子衣带房屋积蓄这些方便人的东西，没有器械车船城郭险隘这些设备。这就是没有君主的祸患。所以君臣之间的原则，不可不明察啊。

从上古以来，天下灭亡的国家很多了，可是君主的原则却不废掉，这是因为对天下有利啊。所以要废黜那些不按君主原则行事的人，拥立那些按君主原则行事的人。当君主的原则是什么？就是把为人民谋利而自己不谋私利作为准则。

北滨以东，夷人居住的秽国，大解、陵鱼、其、鹿野、摇山、扬岛、大人等部族居住的地方，大都没有君主。扬州、汉水以南，百越人住的地方，敝凯诸、夫风、余靡等部族那里，缚娄、阳禺、驩兜等国家，大都没有君主。氏族、羌族、呼唐、离水以西，夔人、野人、篇笮川那里，舟人、送龙、突人等部族居住的地方，大都没有君主。雁门以北，鹰隼、所鸢、须窺等国家，饕餮、穷奇等部族那里，叔逆族那里，僮耳族居住的地方，大都没有君主。这是四方没有君主的地方。那里的人民像麋鹿禽兽一样，年轻人役使老年人，老年人畏惧壮年人，有力气的人就被认为贤德，残暴骄横的人地位就尊贵。人们日夜互相残害，没有停止的时候，以此来灭绝自己的同类。圣人清楚地看到这样做的危害，所以，为天下做长远考虑，没有比立天子更好的了；为一国做

长远考虑，没有比立国君更好的了。立国君不是为了让国君谋私利，立天子不是为了让天子谋私利，立官长不是为了让官长谋私利。到了道德衰微世道混乱的时代，然后天子才凭借天下谋私利，国君才凭借国家谋私利，官长才凭借官职谋私利。这就是国家一个接一个兴起、一个接一个灭亡的原因，这就是混乱灾难时时发生的原因。所以忠臣和廉正之士，对内就要敢于劝止自己国君的过错，对外就要敢于为维护臣子的道义而献身。

豫让想刺杀越襄子，就剃掉胡须眉毛，自己动手毁坏了面容，装扮成乞丐去他妻子那里乞讨。他的妻子说：“这个人相貌没有像我丈夫的地方，他的声音怎么这样像我的丈夫呀！”他又吞炭改变了自己的声音。他的朋友对他说：“您所选取的道路很艰难，但没有什么功效。要说您有决心那是对的，要说您聪明那就不对了。凭着您的才干去请求侍奉赵襄子，赵襄子必定亲近您。您受到亲近然后再做您想做的事，这样就会很容易而且必定能成功。”豫让笑着回答他说：“这样就是为了先知遇自己的人而去报复知后遇自己的人，就是为了过去的主人而去杀害新的主人，使君臣之间的准则大乱的，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，这就失去我所以要行刺的目的了。我要行刺的目的，是为了使君臣之间的道义彰明，并不是要抛弃君臣之义而选取容易的道路。”

柱厉叔侍奉莒敖公，自己认为不受知遇，因而离开莒敖公到海边居住。夏天吃菱角芡实，冬天吃橡籽。莒敖公遇难，柱厉叔辞别他的朋友要去为莒敖公殉死，他的朋友说：“您自己认为不受知遇因而离开了他，如今又要去为他殉死，这样看来，受知遇与不受知遇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”柱

厉叔说：“不是这样。我自己认为不受知遇，所以离开了他，如今他死了我却不为他殉死，这就表明他果真了解我是不忠不义之臣了。我将为他殉死，以便使后世当君主却不了解自己臣子的人感到惭愧，用以激励君主的品行，磨砺君主的节操。君主的品行受到激励，节操受到磨砺，忠臣就有幸被了解。忠臣被了解，那么君主的原则就能牢固树立了。”

长摇利

二曰：

天下之士也者，虑天下之长利，而固处之以身（若）
[者]也。利虽倍于今，而不便于后，弗为也；安虽长久，
而以私其子孙，弗行也。自此观之，陈无宇之可丑亦重矣，
其与伯成子高、周公旦、戎夷也，形虽同，取舍之殊，岂不
远哉？

尧治天下，伯成子高立为诸侯。尧授舜，舜授禹，伯成
子高辞诸侯而耕。禹往见之，则耕在野。禹趋就下风而问
曰：“尧理天下，吾子立为诸侯。今至于我而辞之，故何
也？”伯成子高曰：“当尧之时，未赏而民劝，未罚而民畏。
民不知怨，不知说，愉愉其如赤子。今赏罚甚数，而民争利
且不服，德自此衰，利自此作，后世之乱自此始。夫子盍行
乎？无虑吾农事！”协而耰，遂不顾。夫为诸侯，名显荣，
实佚乐，继嗣皆得其泽，伯成子高不待问而知之，然而辞为
诸侯者，以禁后世之乱也。

辛宽见鲁缪公曰：“臣而今而后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
公望封之知也。昔者太公望封于营丘之渚，海阻山高，险固
之地也。是故地日广，子孙弥隆。吾先君周公封于鲁，无山
林溪谷之险，诸侯四面以达。是故地日削，子孙弥杀。”辛
宽出，南宫括入见。公曰：“今者宽也非周公，其辞若是
也。”南宫括对曰：“宽少者，弗识也。君独不闻成王之定
成周之说乎？其辞曰：‘惟余一人，营居于成周。惟余一
人，有善易得而见也，有不善易得而诛也。’故曰善者得
之，不善者失之，古之道也。夫贤者岂欲其子孙之阻山林之

险以长为无道哉？小人哉宽也！”今使燕爵为鸿鹄凤皇虑，则必不得矣。其所求者，瓦之间隙，屋之翳蔚也。与一举则有千里之志，德不盛、义不大则不至其郊。愚庠之民，其为贤者虑，亦犹此也。固妄诽訾，岂不悲哉？

戎夷违齐如鲁，天大寒而后门，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。寒愈甚，谓其弟子曰：“子与我衣，我活也；我与子衣，子活也。我，国土也，为天下惜死；子，不肖人也，不足爱也。子与我子之衣。”弟子曰：“夫不肖人也，又恶能与国土之衣哉？”戎夷太息叹曰：“嗟乎！道其不济夫！”解衣与弟子，夜半而死，弟子遂活。谓戎夷其能必定一世，则未之识。若夫欲利人之心，不可以加矣。达乎分，仁爱之心识也，故能以必死见其义。

【译文】

第二是：

天下杰出人士，考虑的是天下长远的利益，而自己一定身体力行。即使对现在有加倍的利益，只要对后世不利，也不去做；即使能长久安定，只要这是为自己的子孙谋利，也不去做。由此看来，陈无宇的贪婪可耻是很严重的了，他与伯成子高、周公旦、戎夷相比，虽然同样是人，但取舍的不同，相差难道不是很远吗？

尧治理天下时，伯成子高立为诸侯。尧把帝位让给舜，舜把帝位让给禹，伯成子高就辞去诸侯去耕种。禹去见他，他正在田里耕种。禹快步走到下风头问道：“尧治理天下时，您立为诸侯，现在传到我这里您却辞去诸侯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伯成子高说：“尧执政的时候，不奖赏可是人们却勉力向善，不惩罚可是人们却畏惧为非。人们不知道什么

是怨恨，不知道什么是高兴，就像小孩一样和悦。现在奖赏和惩罚很频繁，可是人们却争夺利益而且不顺服，道德从此衰微了，谋私利的事从此兴起了，后世的混乱也从此开始了。先生您为什么不走呢？您不要打扰我的农事！”说罢，面带和乐之色来覆盖种子，不再回头。当诸侯，名声显赫荣耀，实际情况又很安逸快乐，后嗣都能得到恩泽，这些，伯成子高不须问便能知道，然而却推辞不当诸侯，这是为了以此制止后世的混乱啊。

辛宽谒见鲁穆公，说：“我从今以后，知道了我们先君周公在受封这件事上不如太公望聪明。从前太公望被封到营丘一带滨海之地，那里是海阻山高、险要坚固的地方，所以地域日益广大，子孙越来越昌盛。我们先君周公被封到鲁国，这里没有山林溪谷之险，诸侯从四面都可以侵入，所以地域日益缩小，子孙越来越衰微。”辛宽出去以后，南宫括进来见穆公，穆公说：“刚才辛宽责备周公，他的话是如此如此说的。”南宫括回答说：“辛宽是个年幼无知的人，不懂道理。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周成王建成成周时说的话吗？他说的是：‘我营建并居住在成周，我有善行容易被看到，有不善行为容易受指责。’所以说，做好事的人得天下，干坏事的人失天下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。贤德的人难道想让自己的子孙凭借山林之险长久地干无道之事吗？辛宽是个小人啊！”如果让燕雀为鸿鹄凤凰谋划，那一定不会得当。它们所谋求的，只不过是瓦缝之间、屋檐之下罢了，哪里比得上鸿鹄凤凰一飞就有飞千里的志向，如果君主品德不隆厚、道义不宏大，就不飞到他的郊野。愚昧卑下之人，他们为贤德之人谋划，也与此相同。固陋狂妄，横加诽谤，难道不是很

可悲吗？

戎夷离开齐国到鲁国去，天气非常寒冷，城门关闭后才到达，就跟一个学生露宿在城外。天气越发寒冷，他就对自己的学生说：“你把衣服给我，我就能活命；我把衣服给你，你就能活命。我是国家杰出的人士，为天下着想舍不得死；你是个微不足道的人，不值得爱惜生命。你把你的衣服给我吧！”学生说：“微不足道的人，又怎么能给国家杰出的人士衣服呢？”戎夷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！道义大概行不通啦！”说罢就脱下衣服给学生，半夜里冻死了。学生终于活命了。要说戎夷的才能一定能让整个社会安定，那倒未必；至于他想对别人有利的思想，那是无以复加了。他通晓死和生的区别，仁爱之心是很诚恳的，所以他能用必死的行为来显示自己的道义。

知摇分

三曰：

达士者，达乎死生之分。达乎死生之分，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。故晏子与崔杼盟而不变更其义；延陵季子，吴人愿以为王而不肯；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，三去令尹而不忧。皆有所达也。有所达则物弗能惑。

荆有次非者，得宝剑于干遂。还反涉江，至于中流，有两蛟夹绕其船。次非谓舟人曰：“子尝见两蛟绕船能两活者乎？舟人曰：“未之见也。”次非攘臂祛衣，拔宝剑曰：“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！弃剑以全己，余奚爱焉？”于是赴江刺蛟，杀之而复上船，舟中之人皆得活。荆王闻之，仕之执圭。孔子闻之曰：“夫善哉！不以腐肉朽骨而弃剑者，其次非之谓乎！”

禹南省，方济乎江，黄龙负舟。舟中之人五色无主。禹仰视天而叹曰：“吾受命于天，竭力以养人。生，性也；死，命也。余何忧于龙焉？”龙俯耳低尾而逝。则禹达乎死生之分、利害之经也。

凡人物者，阴阳之化也。阴阳者，造乎天而成者也。天固有衰赚废伏，有盛盈岔息。人亦有困穷屈匮，有充实达遂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，而不得不然之数也。古圣人以感私伤神，俞然而以待耳。

晏子与崔杼盟。其辞曰：“不与崔氏而与公孙氏者，受其不祥！”晏子俯而饮血，仰而呼天曰：“不与公孙氏而与崔氏者，受此不祥！”崔杼不说，直兵造胸，句兵钩颈，谓晏子曰：“子变子言，则齐国吾与子共之；子不变子言，则

今是已。”晏子曰：“崔子！子独不为夫《诗》乎？《诗》曰：‘莫莫葛藟，延于条枚。凯弟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’婴且可以回而求福乎？子惟之矣！”崔杼曰：“此贤者，不可杀也。”罢兵而去。晏子援绥而乘，其仆将驰，晏子抚其仆之手曰：“安之！毋失节！疾不必生，徐不必死。鹿生于山，而命悬于厨。今婴之命有所悬矣。”晏子可谓知命矣。命也者，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。人事智巧以举错者，不得与焉。故命也者，就之未得，去之未失。国士知其若此也，故以义为之决而安处之。

白圭问于邹公子夏后启曰：“践绳之节，四上之志，三晋之事，此天下之豪英。以处于晋，而迭闻晋事，未尝闻践绳之节、四上之志，愿得而闻之。”夏后启曰：“鄙人也，焉足以问？”白圭曰：“愿公子之毋让也。”夏后启曰：“以为可为，故为之。为之，天下弗能禁矣。以为不可为，故释之。释之，天下弗能使矣。”白圭曰：“利弗能使乎？威弗能禁乎？”夏后启曰：“生不足以使之，则利曷足以使之矣？死不足以禁之，则害曷足以禁之矣？”白圭无以应。夏后启辞而出。

凡使贤不肖异：使不肖以赏罚，使贤以义，故贤主之使其下也必[以]义，[必]审赏罚，然后贤不肖尽为用矣。

【译文】

第三是：

通晓事理的人，通晓死生之义。通晓死生之义，那么利害存亡就不能使之迷惑了。所以，晏子与崔杼盟誓时，能够不改变自己遵守的道义；延陵季子，吴国人想让他当王他却不肯当；孙叔敖几次当令尹并不显得高兴，几次不当令尹并

不显得扰愁。这是因为他们都通晓理义啊。通晓理义，那么外物就不能使之迷惑了。

楚国有个叫次非的，在干遂得到了一把宝剑。回来的时候渡过长江，到了江心，有两条蛟龙从两边缠绕住他乘坐的船。次非对船工说：“你曾见到过两条蛟龙缠绕住船，龙和船上的人都能活命这样的事吗？”船工说：“没见到过。”次非捋起袖子，伸出胳膊，撩起衣服，拔出宝剑，说：“我至多不过成为江中的腐肉朽骨罢了！如果丢掉宝剑能保全自己，我何必舍不得宝剑呢？”于是跳到江里去刺蛟龙，杀死蛟龙后又上了船。船上的人全都得以活命了。楚王听了这事以后，封他为执圭之爵。孔子听到这事以后，说：“好啊！不因为将成为腐肉朽骨而丢掉宝剑的，大概只有次非吧！”

禹到南方巡视，当他渡长江的时候，一条黄龙把他乘坐的船驮了起来，船上的人都大惊失色。禹仰脸朝天感慨地说：“我从上天接受使命，尽力养育人民。生和死都是命中注定的，我对龙有什么害怕的呢？”龙伏下耳朵垂下尾巴游开了。这样看来，禹是通晓死生之义、利害之道了。

凡是人和物，都是阴阳化育而成的。阴阳是由天创造而形成的。天本来就是衰微、亏缺、毁弃、隐伏，有兴盛、盈余、聚积、生息；人也有困顿、窘迫、贫穷、匮乏，有充足、富饶、显贵、成功。这都是天包容万物的原则，因而不得不如此啊。古代的圣人不因自己的私念伤害天性，只是安然地加以对待罢了。

晏子与崔杼盟誓。崔杼的誓词说：“不亲附崔氏而亲附齐国公室的，遭受祸殃！”晏子低头含了牲血，仰头向上天呼告说：“不亲附齐国公室而亲附崔氏的，遭受这祸殃！”

崔杼很不高兴，用矛顶着他的胸，用戟勾住他的颈，对他说：“你改变你的话，那么我跟你共同享有齐国；你不改变你的话，那么现在就杀死你！”晏子说：“崔先生，你难道没有学过《诗》吗？《诗》中说：‘密麻麻的葛藤，爬上树干枝头。和悦近人的君子，不以邪道求福。’我难道能够以邪道求福吗？你考虑考虑这些话吧！”崔杼说：“这是个贤德的人，不可以杀死他。”于是就撤去兵器离开了。晏子拉着车子的绳索上了车，他的车夫要赶马快跑，晏子抚摸着车夫的手说：“安稳点！不要失去常态！快了不一定就能活，慢了不一定就会死。鹿生长在山上，可是它的命运却掌握在厨师手里。现在我的命运也有人掌握着了。”晏子可以说是懂得命运了。命运指的是不知为什么会这样但却终于这样了。靠耍聪明乖巧做事的人，是不能领会这些的。所以命运这东西，靠近它未必能得到，离开它未必能失去。国家杰出的人士知道命运如此，所以按照道义的原则决断，安然地对待它。

白圭向邹公子夏后启问道：“正直之士的节操，平民百姓的志向，三家分晋的事情，这些都是天下最杰出的。因为我住在晋国，所以能经常听到晋国的事情，不曾听到过正直之士的节操、平民百姓的志向。希望能听您说一说。”夏后启说：“我是鄙陋之人，哪里值得问？”白圭说：“希望您不要推辞。”夏后启说：“认为可以做，所以就去做，做了，天下谁都不能禁止他；认为不可以做，所以就不去做，不去做，天下谁都不能驱使他。”白圭说：“利益也不能驱使他吗？威严也不能禁止他吗？”夏后启说：“就连生存都不能驱使他，那么利益又是怎么足以驱使他呢？连死亡都不足以